首战湘南

1926 年的上半年，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。在全国，实力雄厚、地盘最大的军阀部队有三支：一是直系军阀吴佩孚，盘踞湖南及沿京汉铁路的湖北、河南、河北南部等地，影响远及陕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，所辖军队号称 20 万；二是奉系军阀张作霖，控制着东北各省与津浦路北段以及京、津一带和山东广大地区，兵力号称 35 万；三是原为直系、后来独立成一派的军阀孙传芳，占据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等五省，拥有军队 22 万。张作霖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，吴佩孚、孙传芳都以英、美帝国主义为后台。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，连年混战。

就在军阀之间的纷争愈演愈烈的时候，南方的革命势力迅速发展。国共实现了合作，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，建立了广东国民政府。帝国主义非常惊恐，害怕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会动摇他们在中国的统治。于是，在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撮合之下，为了共同对付中国革命势力，三大军阀达成了暂时的妥协，联合讨伐“南北二赤”（“南赤”是广东国民政府；“北赤”是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）。

在北方，吴佩孚、张作霖的反革命部署是：由吴佩孚出兵湖南，以湘南为基地，联合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江西、福建等地军阀，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。他们准备攻下南口后，立即集中兵力，向广东国民政府发动全面进攻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实行北伐是孙中山早已确定的革命大计和遗愿。现在，吴佩孚、张作霖已经公然提出讨伐“南北二赤”，并已发动了对国民军的攻击，下一步就要发动对南方革命势力的全面进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广东国民政府如果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，出师北伐，一旦军阀大军南下，便将陷入危险境地。

再说，这时候全国形势发展对革命十分有利。吴佩孚、张作霖之间的妥协并不稳固，争夺北京政权和河北地盘的斗争仍在暗中进行。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，与吴佩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，正挂起“保境安民”招牌，以抵抗吴佩孚、张作霖势力的压迫。

北伐必经之地湖南，已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吴（佩孚）驱赵（恒惕）运动，并爆发了唐（生智）叶（开鑫）争夺湖南的战争。唐生智原来是湖南军阀赵恒惕手下的第四师师长。1926 年春天，唐生智为争夺处长位置，排挤赵恒惕，投向广东国民政府。3 月下旬，长沙市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举行了反对赵恒惕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。湖南人民对军阀的虐政早已深恶痛绝，迫切要求广东国民政府出兵北伐，结束十多年来的黑暗统治。这也是全国人民欢迎革命的心声。在人民的巨大威胁下，赵恒惕仓皇登船逃走。3 月底，唐生智接任湖南省省长。

湖南政局的突然变化，对吴佩孚是个极其严重的打击。赵恒惕的“自治”虽然不合吴的口味，但吴可以利用湖南阻挡革命势力向北发展。现在吴佩孚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南后进一步北伐，立即调兵遣将增强湖北南部的防御，同时威逼唐生智撤退长沙、岳州（岳阳）驻兵并通电“讨赤”。唐生智坚决拒绝。广东方面派人到湖南催促唐生智出兵讨伐吴佩孚。吴佩孚立即决定起兵驱唐，委任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为湘军

总司令，征讨唐生智。唐生智深感势单力薄，乃电请广东迅速出兵援助。

唐、叶之战，不是湖南的局部问题。唐生智战败，吴佩孚的大军就会进逼广东，广东革命根据地将会受到严重威胁。因此，广东国民政府迅速作出援助的决定，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，并派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钟祖培第八旅作为北伐先遣队，进入湖南作战。

唐生智得到广州国民政府援助后，首先在湖南的衡山、金兰寺、安仁、攸县同叶开鑫湘军作战。

衡山、金兰寺战役从 1926 年 5 月初至 6 月上旬进行，是唐生智第八军、李宗仁第七军第八旅同叶开鑫湘军之间的战争，主要在衡山境内作战。

“衡山为湘中要塞，南蔽郴(州)永(州)，西屏祁(阳)宝(庆)，”境内丘陵起伏，南岳山、凤凰山挺拔险要，为南攻北守军略要地、近代兵家必争之域。北伐初期，唐、叶把争夺衡山看作控制湖南的关键。吴佩孚说“：衡山若不急行攻取，则湘事万难成功。’，唐生智退出长沙时，把衡山作为固守湘南的屏障，将其劲旅何键、李品仙、刘兴等部布防衡山、南岳、白果等地。

吴佩孚得悉广东国民政府派兵援唐后，即令鄂军孙建业、陆沄、余荫森等三旅组成‘援湘军”，迅速入湘作战，又从汉阳兵工厂调拨大批枪支弹药运往衡山前线。 5 月 5 日，战争爆发，第八军和北洋军为抢夺战略要地护湘关和萱州镇展开恶战。当日清晨，北洋军以重兵猛攻护湘关，以两个营的敢死队作前锋实行强攻，企图以此为突破口，摧毁第八军衡山防线。唐军在护湘关一带筑有坚固机枪阵地，布有劲旅防守，又得衡山岳北农工会的支持，据关凭险，以守待攻。激战三昼夜，叶开

鑫部抢关数十次，终未得手。7 日晚，暴雨倾盆，双方仍然彻夜苦战。叶开鑫部凭借兵众弹多，不停歇地向革命阵地狂轰烂射。5 月中旬，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急令刚抵衡阳的尹承纲团驰援衡山。唐部得广东北伐军的增援，士气大振，努力反攻，将敌击退。

萱州镇位于衡山、衡阳之间，临江之滨，傍粤汉路之侧，公路贯通。李品仙、刘兴用 4 个团在此防守。5 月下旬，北军蒋锄殴部及龚仁杰等 4 个团进攻萱州，两次悬赏万元重金，雇佣敢死队卖命冲锋，均被革命军击败。月底，钟祖培旅主力投入战斗。北军害怕被革命军包围，放弃阵地，向湘潭、长沙溃走。

衡山战役的胜利，稳定了湖南局势，开始扭转了唐生智部被动作战的局面，也是湖南战场南北两军战略位置转换的起点。此役结束后，唐生智于 6 月 2 日在衡阳召开大会，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等职，正式参加北伐行列。 4 日，在衡阳成立湖南省临时政府，唐生智自任省长，下设民政、财政、建设、军事 4 厅（7 月改厅为处）。唐生智还把原来的旅扩编为师。何键为第一师师长，李品仙为第二师师长，刘兴为第四师师长，原警备旅改为教导师，周斓为师长。没有第三师番号。

金兰寺战役，包括渣江、洪罗庙等战斗，发生在 6 月上旬。金兰寺是衡宝公路上一个小市镇，地界衡阳、宝庆，丘陵起伏。唐生智撤出长沙后，为保卫衡阳的安全，在金兰寺、洪罗庙、渣江、国清一线布防。5 月下旬，叶部贺耀祖、刘铡两师及林拔萃旅，从涟水南岸向驻渣江、洪罗庙第八军的防地进攻。唐生智命第七军钟祖培旅往援。6 月 1 日，何键师与钟祖培旅在金兰寺与叶军激战两天，大挫贺耀祖、林拔萃部；何、钟两部各获枪支千余；逆军向湘乡方面溃逃。金兰寺战役告捷，八军声

势复振。6月3日,刘兴、周斓两师亦大举反攻,于渣江至洪罗庙一线,击溃叶军邹鹏振旅和陈修爵部,毙敌营长1人,连长2人。敌“伤亡士卒千余,遗弃火炮、枪支、子弹无数”。此时,敌刘铏部第二师和叶琪旅在前线起义。叶军右翼纵队陈维修营亦全体倒戈,敌军阵线动摇。七、八两军趁此奋力攻击。敌残部经白果、花石、湘潭,退守涟水北岸。叶军的攻势被击溃。

安仁、攸县战役也发生在6月上旬,主要在攸县、安仁之间的渌田、黄茅铺进行,又称渌田、黄茅铺战役。革命军的作战主力为叶挺独立团;北洋军是粤军谢文炳、赣军唐福山部。

渌田、黄茅铺是革命屏障安仁、攸县的前沿阵地,是固守湘衡的重要据点。北伐军先遣队入湘前,安仁、攸县一线仅第八军第三十九团6个连驻守,防务空虚。当时,敌军谢文炳部4个团、唐福山部两个团,集结在攸县、长岭一带,准备进攻安仁、来阳,占领衡阳、郴州,抄袭第八军后方,截断湘、粤两省的交通。敌军一旦占领了湘南,第八军势必南北受敌,湘南和广州国民政府的联系亦将中断,湘南将重新成为北洋军的势力范围。这显然对整个北伐极为不利。

唐生智甚感时局紧迫,于5月31日晚发电向叶挺团长告急,声称“敌即日必行总攻击,安仁兵力薄弱,贵团务速赴援”。独立团官兵以北伐大局为重,不顾长期行军的疲劳,冒雨兼程前进,走了80余千米,6月2日到达安仁,与第八军第三十九团会合。

独立团到达安仁城后,团长叶挺即邀集第三十九团干部和农会负责人陈兵林、周德仔等人,了解敌军情况,组织领导作战。叶挺亲赴前线察看地形,随即决定独立团第一营、第三营一部向黄茅铺出击,第二营增援渌田友军,第三营一部分赴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龙家湾警戒。

6月3日下午1时，敌分两路来犯。一路谢文炳进犯渌田；一路唐福山部进攻黄茅铺。下午5时，第二营营长许继慎、第三营营长杨宁，分别从渌田、黄茅铺报告叶挺各遇到千余敌军的进攻。叶挺团长得悉上述军情，知激战就在眼前，命令全团官兵按既定作战计划行事，团结友军，击退进攻之敌。他说："我们是人民的武力，又是北伐的先遣队，不仅代表了广东革命军，而且代表了中国共产党，一定要打胜仗。"叶挺亲自到黄茅铺前线指挥战斗。团参谋长周士第赴渌田领导作战。

3日黄昏，周士第率侦察队、武装担架队和第二连，出安仁城，疾奔浔田 第二营及三十九团阵地；叶挺带两个步兵连，一个机枪连，一个武装通讯队，到达黄茅铺前线。

渌田之敌谢文炳部攻势异常猛烈。第八军三十九团第六连支撑不住，放弃阵地后退。敌又集中炮火攻击独立团第二营的阵地。该营官兵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，同仇敌忾，冒雨彻夜苦战，击溃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，坚守了阵地。黄茅铺方面，也因三十九团第十二连撤退安仁，致独立团三营第八连被包围。八连官兵众志成城，顶住了优势敌人的多次进攻，固守了黄茅铺阵地。作战中，该连三个排长负伤。

6月4日拂晓，叶团长下达攻击令。三营第八连官兵，不顾久战疲劳，冲出战壕，与敌一个营短兵搏击，打伤敌团长1名。第二营在周士第指挥下，反攻敌阵，夺得敌前沿阵地铁丛铺，随即占领了渌田镇。敌谢文炳、唐福山两部六团之众，在独立团追击下，拼命逃跑，不到一小时，就"连退十数里"，一部溃退茶陵、莲花等湘赣边界，大部分渡过洣水，退到攸县城。4日午夜，敌刚刚进城，闻独立团追到了城边，不待天明，便放弃县

城往北溃走，在网岭、新市被革命军第三十九团和叶挺独立团所包围夹击。敌猝不及防，豕突狼奔，被击毙 300 余名。谢文炳部营长刘长久、支队长徐五拐子被活捉。敌连副 2 人、士兵 77 人当了俘虏。敌退守黄土岭。独立团的勇士们衔尾追击。敌若惊弓之鸟，又往醴陵败走。一昼夜之间，“一退两百多里”。

5 日下午 2 时，独立团进驻攸县城。当地中共党组织和农会的负责人谭震林、徐来、刘谭魁等发动群众，悬旗鸣炮迎北伐军，城郊农民挑来一担担糍粑、米酒，犒劳革命官兵。独立团的干部战士深入城镇里弄及城郊农村，张贴革命标语，宣讲三民主义，举行军民联欢。

在渌田、黄茅铺战役中，革命军以不足两个团的兵力，打败了敌人 6 个团的进攻，毙伤敌数百人，俘敌百余人，缴获长短枪 300 多枝。独立团亦伤亡 63 人。当时，北伐军主力部队尚未入湘，每次战役在敌我兵力对比上是敌众我寡，故先遣队独立团等对溃退之敌尚不能纵深追剿及大规模围歼，打的基本上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。

在安仁、攸县作战中，独立团坚持‘武力与民力结合’的原则，动员十几支农民武装参加战斗。进军攸县途中，农民向导队带领独立团夜间行军，翻山越岭，涉水渡河，通过了许多难以通过的地带，给独立团提供了难以估价的帮助。

渌田、黄土岭、衡山、金兰寺诸战役，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，肃清了北洋军阀在湘南的军事势力，解除了第八军的危机。这些战役，稳定了湘南战局，屏障了广东政府北面的安全，打破了吴佩孚‘援湘攻粤’的计划，使他的‘征服全湘，控制西南”的梦幻破产，为国民革命军大举入湘北伐创造了条件。所以，安仁、攸县之战结束后，唐生智在致叶挺的电报中说“：这

次战役,不仅巩固了湘,而且稳定了战局,此皆兄之功也。”

在安仁、攸县战役中，叶挺独立团开创了北伐战争以少胜多的范例，使湖南战场革命军开始由防御转为进攻，振奋了士气和民心。独立团从广东到湖南，风餐露宿，不抓夫，不扰民，纪律严明,博得了沿途民众的拥护。在渌田、黄茅铺战役中,独立团作战英勇,有攻无退,以少胜多,敢打敢冲,深受群众的赞誉。独立团的光辉战迹、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以及遵守纪律的模范行动，扩大了国民革命军的影响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。

北伐军先遣队在湘南连战皆捷，出乎广州国民政府军政首脑的意料。在这以前，国民政府口头上多次倡议出师北伐，由于汪精卫、蒋介石、谭延闿在广东争权夺利,排除异己,加之对吴佩孚的兵力估计过高，因而对北伐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。虽然派了两支先遣队入湘，也只是临时性应酬和象征性援助。独立团在湘南把嚣张一时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，在不足一个月内，把吴军从湘粤边境赶到湘中，一扫广东政府领袖们的畏敌心理，提高了他们出师北伐的勇气。所以，先遣队在湘南首战告捷，加快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程。

醴陵、长沙之战

两湖是吴佩孚经营华中的重心，是他称雄中原、进攻广东、兼并西南和争夺北京政权的战略基地。吴佩孚为确保两湖地盘，令叶开鑫统率全部湘军及在湘的鄂军、粤军和桂军，集结在湘东、湘中的涟水、渌水一线。又令李倬章等援湘军，屯驻湘北鄂南铁路沿线待命。

叶开鑫遵照吴佩孚的防守命令，将湘军邹鹏振、刘雪轩、林拔萃各旅及贺耀祖、刘铏两师，布防湘江以西的易俗河、湘潭、湘乡、潭市、谷水、娄底一带，固守涟水防线。鄂军余荫森部，赣军唐福山部，粤军谢文炳部，在湘江以东的易家湾、株洲、板沙铺、醴陵、船湾地区集结。令粤军陈修爵部由赣西莲花进窥茶陵，袭北伐军右背；粤桂军残部沈鸿英、韩彩凤由湘西靖县经武岗侵扰邵阳，威胁北伐军左背。

为死守涟水、渌水防线，吴佩孚命援湘军第一路两个师协助邹、刘、林等部湘军正面作战，第二路在临澧、常德一带布防，第三路增援醴陵的作战，第四路为总预备队。

叶开鑫为加强涟水、渌水沿线防守，强征民夫，大筑工事，在长沙、岳阳及湘中、湘北各县暴敛钱粮。6 月中旬起，叶军频繁调动，大有向南反攻之势。21 日，唐生智电告广州政府："叶开鑫已在长沙搜刮商民数十万金……预备反攻。"湘江西岸，有职军及七军大部加入，定可痛击。推东岸茶、攸、醴陵方面，仅四军叶团及职军三十九团，兵力单薄……请令陈（铭枢）、张

（发奎）二师长兼程前进，务于本月内赶到安仁。”28 日，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（3 个团）、张发奎十二师（3 个团）从韶关入湘。6 月底，革命军第四、第七、第八军参加北伐的部队陆续抵达北伐前线。入湘作战的北伐军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，七军军长李宗仁、八军军长唐生智、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参加领导，总理前方作战事宜。

北伐军决定乘敌布防未尽之际，摧毁涟水、渌水防线，破敌主力，夺取长沙。

为实现这一作战要求，北伐军四、七、八军分左、中、右三路攻击前进。右路军由四军第十、十二两师，叶挺独立团，八军第三十九团组成，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任指挥，作战地区为湘江东岸，任务是牵制江东之敌，掩护中、左两路进攻，相机攻占醴陵、株洲。中路军由八军第三师（师长李品仙，4 个团）、教导师（师长周斓，3 个团），鄂军第一师（师长夏斗寅，3 个团）组成，唐生智兼指挥，湘江西岸为其作战区，负责涟水正面佯攻，掩护左路进攻。左路军由八军第二师（师长何键，4 个团）、教导师（师长刘兴，4 个团）、七军第八旅（旅长钟祖培，两个团）组成，担负湘江西岸主攻任务，与中路军会合，消灭该区之敌，何键任指挥。由七军第二旅（旅长李明瑞）和第七旅（旅长胡宗铎）组成总预备队，胡宗铎任指挥，驻永丰（双峰）、虞塘，为主攻部队后方策应。

7 月上旬，北伐三路大军分途向叶开鑫湘军渌水、涟水防线进击。其时，湖南连日大雨，涟水、湘江洪水猛涨，沿江船只悉被叶部湘军控制。他们以为，涟水河阔江深，革命军无渡河工具，对岸又有重兵防守，涟水难以飞渡。7 月 5 日拂晓，北伐军左路军开始渡河。敌凭涟水江防顽强抵抗。革命军依靠群

众支援,找来木船 30 余艘,每船四周敷防弹钢板、棉絮,配置大炮、机枪,向北渡江强攻。7 月 6 日,八军刘兴师、七军钟祖培旅突破涟水防线,占领敌重点防守的娄底市。 7 日,何键师攻下谷水,向潭市攻击前进。

潭市为叶军涟水防线的中心防区。该处地形复杂,敌有重兵凭险防守。7 月 8 日,左路军八军何键第二师进攻潭市,遭到叶军猛烈抵抗。鏖战终日,何师仍无进展。9 日凌晨,八军刘兴师增援,前后夹攻,才将顽敌打垮,占领潭市。敌向道林、石坝方向北溃。

中路第八教导师于 7 月 8 日在三枣、朱津渡与敌防守部队激战后,渡过涟水河。是时,八军李品仙第三师亦进抵湘江南岸下摄司,随即涉过涓水,击败易俗河守敌蒋锄欧、余荫森两部,并占领该地。9 日晨,敌之主力分别向如意亭、道林寺、石坝、湘潭、长沙等地退却。同一天,鄂军夏斗寅部占领湘乡。10 日,第三师渡过涟水,占领了湘潭。叶军在湘江西岸经营的涟水防线,至此宣告瓦解。

右路军作战地区在湘江东岸,作战对象是唐福山、谢文炳及叶开鑫一部。该敌集结于株洲、板杉铺、醴陵、老关,倚渌水与株萍铁路防守。其中,7 个团守醴陵,分驻豆田、泗汾、沈潭、夏家桥、三星星、铁河口,与右路北伐军成对峙之势。

7 月 3 日,四军第十、第十二两师抵攸县。当晚,陈铭枢、张发奎、叶挺等在县城召开右路军团以上军官会议,制定湘江东岸作战计划,决定在副军长陈可钰未到之前,由陈铭枢指挥右路军作战。其作战计划是:以张发奎率十二师第二十九团、三十五团为右翼队,由高枧出发,主力攻击沈潭之敌,占领醴陵;以叶挺独立团为左翼队,从黄土岭出发,进行佯攻,牵制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之主力,相机向泗汾、豆田、醴陵之敌进攻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率第三十团为预备队，策应各方；二十八团驻攸县，警戒茶陵、莲 花 。

7 月 9 日黎明，醴陵战役打响，第四军分左右两翼进攻。左翼方面，独立团首先发动泗汾之战。泗汾是醴陵南面的一个集镇，位于铁江和攸醴大道的交叉点上。横跨铁江的一座桥名泗汾桥。泗汾水陆交通畅达，地形险要，为醴陵重要屏障。唐福山用 1 个团守泗汾，并用机枪、火炮封锁桥面，断绝南北交通。桥北江岸，北军陈兵布阵，严密防守。泗汾成为北伐军攻取醴陵、进军长沙的拦路虎。欲取醴陵城，必先破泗汾桥。

7 月 9 日午夜，独立团向泗汾之敌进攻。平民救国团等农民武装三百余人积极配合。他们用松树炮轰击北军后方。梭镖队、大刀队夜袭敌人阵地；疑兵队满树北伐军的大旗，吹号呐喊，招摇四方，扰乱和分散敌之军心。独立团得到农民武装之助，乘势猛攻泗汾桥。

10 日凌晨 3 时，独立团第九连摸掉了敌人的排哨后，突袭泗汾桥敌军阵地。守桥敌军用密集火力封锁桥面。天微亮时,叶挺令第三营及总预备队(第二营)全力增援九连。九连官兵在兄弟部队和农民武装的增援下，前赴后继，冒弹冲锋，夺得了泗汾桥，占领了泗 汾镇。九连连长、共产党员胡焕文,在指挥夺桥的战斗中“ 身先士卒,向敌猛冲 ”,表现了特殊的勇敢和牺牲精神。当他冲至桥头时，敌人认出他是北伐军军官，集中排枪射击。胡焕文连中数弹,满身‘ 鲜血淋漓,仍指挥前进 ”,最后以身殉职。泗汾之战，鼓舞了北伐官兵的斗志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是醴陵战役的转折点。

为阳击北面之敌增援泗汾，叶挺令第一营进攻豆田。上午

7 时半，该营第二连占领了豆田以北、铁河口南岸敌军的据点，随即和三连强渡铁江。渡江时，水深过腹，遇到北岸守敌阻击。二、三两连伤亡颇众，仍奋勇向前。8 时 30 分，铁河北岸之敌向龙山里退走。二、三两连分途追击。第二连追至龙山铺附近，与敌谢文炳 1 个团约 2000 人遭遇。三连也碰上谢部数百人，被敌四面包围。革命军以寡击众："二连数次冲锋，敌人随散随集"。后得一连赶来增援，才将该敌击破。这次战斗，独立团"曾以一连之众，击敌千余，不但将敌人击得落花流水，且第二连获得枪支七十余"。二连连长、共产党员吴兆生（吴道南）在指挥作战中带头冲锋陷阵，奋不顾身，表示不斩贼头不生回，虽身陷重围，仍指挥部队纵横驰突。他杀伤敌人甚多，不幸在战斗中中弹牺牲。

铁河口、龙山铺战斗结束后，独立团一、二、三营会师，向五里墩推进。是时，从泗汾、豆田、龙山铺溃败之敌，如同惊弓之鸟，东奔西突，争向醴陵城逃窜："独立团急追三十余里"，直捣渌水南岸，隔江与醴陵相望。防守道姑山、猿木岭之北军，见革命军骤至，诚惶诚恐，不战而逃。

7 月 10 日上午 7 时，左翼军张发奎指挥的二十九团和十五团击退夏家桥之敌，占领了沈潭和株萍线上的楚东桥。10 日下午，国民革命军对渌水以南的谢文炳部、唐福山部，次第肃清。拥挤在醴陵城内的敌军，诚恐革命军过江，或撤或守，举棋不定。叶挺乘敌守撤失措之际，率领一个营、两个连及特务队渡河攻城。醴陵守军在革命军和平民救国团的夹击下，伤亡累累，丢甲卸枪，弃城逃走。10 日下午 4 时，叶挺独立团占领了湘东重镇醴陵城。约一两个小时之后，担负醴陵主攻任务的张发奎第十二师，才姗姗赶到醴陵城。

北伐军摧毁涟水、渌水防线，攻占醴陵之后，又将长沙作为主要目标。原驻涟水、渌水一线的北洋军，纷纷向湘东北溃退。湘军叶开鑫、刘铏两师撤到长沙，贺耀祖、邹鹏振、林拔萃各部溃走益阳、常德，鄂军余荫森退至汨罗，赣军唐福山败走萍乡，粤军谢文炳退守浏阳。

为追击溃退之敌，北伐军留右路第四军暂驻醴陵警戒赣敌，左、中两路继续追击前进，中路第八军李品仙师从湘潭沿江而下直逼长沙。长沙自北伐军占领醴陵、湘潭后，东南防务尽失，湘中水陆交通悉被控制，省城无坚可守。叶开鑫率蒋锄欧、刘雪轩等部湘军，仓皇逃离长沙，向靖港、铜官、湘阴星散。叶军退出省城时，散匪溃兵持枪抢劫，勒索商贾，骚扰市民，城内人心惶惶。省工团联合会在共产党领导下，自动组织千余人的工人保安队，警卫大街通衢，缉拿溃兵，收缴散枪，镇压抢劫活动，维护了市内治安。

7 月 11 日，李品仙得工人、市民之助，首入长沙，在水陆洲将叛军刘雪轩包围缴械。刘原为谭延闿部团长。谭、赵（恒惕）反目后，刘叛谭投赵，任赵部湘军旅长，后随唐生智起义，加入国民革命军，奉命赴宝庆（邵阳）增援；“行至途中，与敌勾结，旋即倒戈……绕出衡阳，袭击我军根本重地”。刘叛唐归叶，反复无常，罪在不赦。7 月 13 日，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执法处判其死刑，在长沙浏阳门外将其枪决。

与中路军李品仙进占长沙同时，左路军何键、刘兴、周斓三个师，总预备队七军胡宗铎、钟祖培两旅，分路追击叶军。至 7 月 12 日，先后克复了浏阳、宁乡、湘阴、益阳，扫除了长沙外围之敌，巩固了省城的安全。7 月 14 日，国民党湖南省及长沙市之党部、总工会、农会、教育会及学联的代表王陵波、李亚农

等，赴湘潭迎北伐军将领入城。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对代表说：“此次攻克长沙,本人无功可言,端赖前敌将士奋勇作战,尤得力于民众之帮助。”16 日,国民党省市党部,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妇等 200 多个团体，在省教育坪召开“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会”,徐特立、夏曦、熊亨翰、易礼容、戴述之、仇亦山等代表省、市各界致词欢迎北伐军。李宗仁、唐生智等相继答词，感谢三湘人民支援,指出:“此次七、八两军,攻击敌人,以五分之一的兵力，而消灭敌人如此之多,……实是民众援助，人民与革命军合作的硕果。”长沙城内，彩灯夺目，“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”“打倒赵恒惕”“打倒吴佩孚”的标语贴满了街头。晚上，军民 6 万余人联欢，提灯游行。

长沙是湖南政治、经济的中心，长期为封建军阀所盘踞。北伐军光复长沙，加快了北洋军阀在湖南反动统治的崩溃，使湘省政治军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标志着北伐第一期作战基本完成。

汨罗江会战

北伐军占领长沙，中路进迫岳州，左路进迫常德，右路进迫平江，湘中局势大半已定。由于战局的发展演变均超出了作战双方的预料，双方都需要在作战计划、兵力部署、后方补给等方面作出调整。因此，7 月中旬至 8月中旬，北伐战事暂行消歇。

7 月 15 日，李宗仁第七军军部经桂林行抵衡阳。唐生智亲赴衡阳相迎，对李宗仁积极援湘并推荐自己担任前敌总指挥表示感谢。随后，二人同赴长沙，交换了关于第二期作战计划的想法，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。17 日,陈可钰率第四军军部经广州进至醴陵。24 日,唐生智在长沙召开四、七、八军前敌将领会议，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。与会将领一致认为，敌军新败，士气不振，而吴佩孚又陷于南口大战，不能亲自南下指挥，我军极宜乘此机会发起进攻。唐生智、李宗仁提出了鄂赣并进、分道出击的方案。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由唐生智指挥进攻湖北，由蒋介石督率其他部队再去开辟江西，以便进而控制湖北。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不同意这个主张。早在 16 日，他就分别向蒋介石、李宗仁报告了自己对下一步作战计划的设想，建议进攻方向先鄂后赣。他向蒋介石陈述了四点理由：第一，现时吴佩孚、张作霖与国民军的战争胜负未决，宜乘机集中兵力速取武汉。武汉既克,吴佩孚失其根据,必败无疑。第二,湘敌新败,不堪再战,赣敌内部不固,尚持中立,而鄂敌虽

力图自保,但力量有限,故一举攻鄂,成功易如反掌。第三,北伐军第一目标即在会师武汉，打倒吴佩孚，而鄂赣并进则势必妨碍这一目的的迅速达到。第四，迅速攻取武汉，便于解决械弹给养。胡宗铎的主张是切合实际的，但不为会议主持者所取。这次会议决定鄂赣两线同时进攻，并作出了行动计划。据此，唐生智、李宗仁起草了第二期作战意见书，将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电告了广州总司令部。

蒋介石分别收到胡宗铎和唐生智的报告，对鄂赣并进的主张不以为然。7 月 27 日，蒋介石率总司令部第二组成员从广州出发，赶赴前方。8 月 2 日,蒋介石抵达湘南良田。唐生智的特派代表林薰南专程到此迎接，并向蒋介递交了唐生智、李宗仁起草的第二期作战意见书。蒋介石看过这份意见书后，似乎觉察到了一些什么,私下表示:“各方情形复杂,应付为难，军队旧习未改，派别纷多，鲜有团结精神，以此而欲求革命彻底,不亦难乎 ?”

8 月 5 日晚，在栖凤渡神农殿，蒋介石召集随行高级官员会议，商议第二期作战计划。唐生智、李宗仁起草的第二期作战意见书是会议讨论的重点。意见书具体阐述了两线并进的方案,提出“四、七、八军出岳州南取武汉”;“至攻赣,则以前令集中各军,以大部出萍乡、袁州,直取樟树,取南昌,再以一部取高安”。苏联顾问加伦不同意鄂赣并进，主张集中优势兵力;“先攻武汉,并于演进中相机以围南昌,赣西方面,现在仅以少数兵力集中监视，并为我主力策应”。蒋介石支持加伦的意见。会议即‘决定采此方案”,对鄂以一、四、六、七、八军为主攻，在洞庭湖以东地区作战，以新近归附革命阵营的王天培部第十军为助攻，在洞庭湖以西地区配合作战，会攻武汉。当主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